

OUTLINE / On April 9, *170 Days in Nanking* was among the finalists in the World Premiere category at the 2018 International Opera Awards.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concept of space in the stage design of *170 Days in Nanking*, exploring the spiritual world while communicating our hopes for the future.



歌剧《拉贝日记》舞美设计浅谈

On the stage design of *170 Days in Nanking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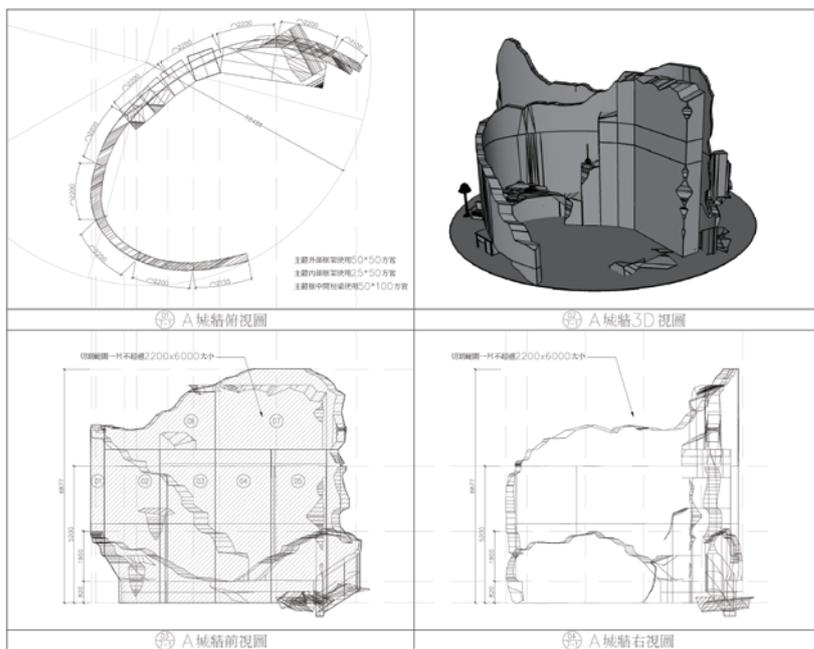
文：王晶

1937年12月，日军入侵南京这段历史，被数次搬上电影、电视，而歌剧《拉贝日记》从德国商人约翰·拉贝、美国牧师约翰·马吉、明妮·魏特琳女士等国际友人的角度呈现这段历史，讲述他们在日军入侵南京期间救助难民的人道主义行为。这些国际友人在1937年选择留在南京保护这座城市中的平民，完全出于人性的本能，是他们在人类生存受到威胁时所作出的正确选择。今年4月9日，歌剧《拉贝日记》入围“2018国际歌剧大奖”世界首演提名奖，坐在英国国家歌剧院颁奖典礼的现场，

作为这部戏的舞美设计，笔者感触很多：剧场不仅是一个再现艺术的场所，更是通往过去历史的一座桥梁；我们也不是简单地在舞台上呈现约翰·拉贝的日记，而是把人放在一个大的空间下再现这段历史。

空间与音乐

音乐与歌唱是歌剧舞美设计与众不同的因素，歌剧的舞台空间独特之处在于，舞台与观众席之间还有一个人数不少的交响乐队。这两种因素都要求歌剧的舞台空间需要做更深入的考虑，超越对戏剧



舞台设计效果图

舞美设计:王晶
舞台造型呈现指导:张庆山
设计团队:郑英玉、杨林青、詹迪
舞台技术指导:范朝炜
首演时间:2017年12月13日
首演地点:江苏大剧院歌剧厅

环境的表层描述。^①《拉贝日记》的音乐语言凝重、恢宏，光明与黑暗、美好与邪恶等具有鲜明性格的不同音乐主题交织在整体结构里。巴赫作品的引入确立了整部作品的基调。^②不同于话剧中舞台设计通常展现戏剧故事的环境，歌剧舞美设计最主要的任务是诠释音乐的精神。对应音乐的语言，在空间设计上也需要有相应的空间视觉主体。在前期设计调研阶段，我们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：南京城，六朝古都，至今仍健在的是什么？是城墙。它见证了所有历史，经历了1937年的浩劫，它沉默无声，也是事件的亲历者；它伤痕累累，至今依然挺立，既是一种生命力，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。在和导演的深入交流中，我们决定将城墙作为这部歌剧的空间视觉主体。

《拉贝日记》的音乐有极强的重量感，一方面和这段沉重的历史有关，另一方面作曲家也在追求史

诗的品质。对于设计师而言，需要将这样的音乐语言转化为视觉表达，所以在设计上，体量就成了一个关键词。

空间与体量

江苏大剧院是一座全新的剧院，歌剧厅镜框舞台的台口宽18.7米，高12米，主舞台纵深24米，面对这座较大尺寸的剧场，我们希望能在空间上做到：体量、单纯、力度。在歌剧舞台设计上，体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舞台镜框台口的地方设计了一个宽15米、高9米的耐锈钢外框，这个外框其实是让观众视角能够更加集中在舞台之上。第一幕“围困之城”主体三层城墙的高度在6.65米，纵向深度5.1米；第二幕“受难之城”中墙体的最高高度是8.87米，旋转舞台直径为17米。使用近1:1比例的实体城墙尺寸，一方面希望人物在这个空间

① MINGCHOLEE.TAIWAN. 1997. P.94.

② 陈新坤.《拉贝日记》:原创歌剧还原苦难历史[J].光明日报, 2017(12).



舞台造型呈现实景图

里形成强烈对比，表达人被困于空间之中，无处可逃之感；另一方面希望让观众感受到在这段特殊历史中人的渺小和无力，无数生命就这样被淹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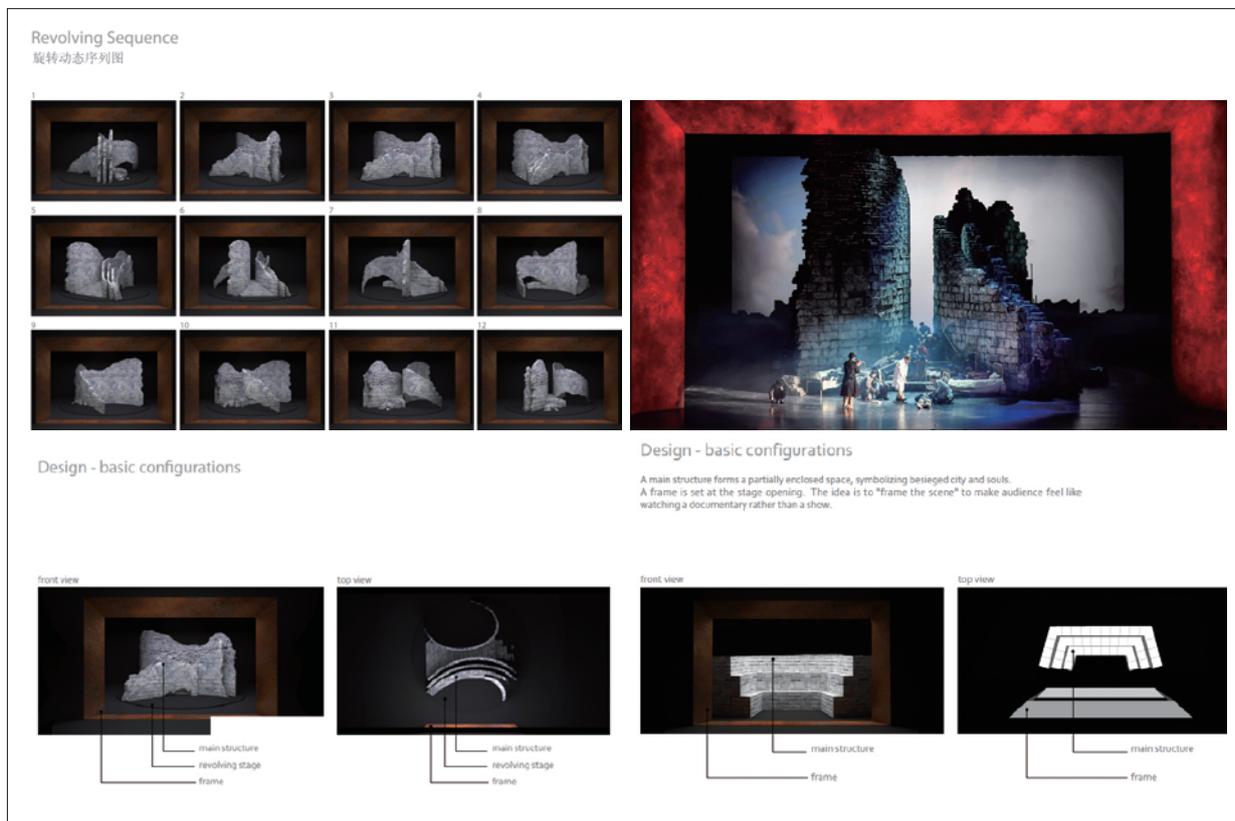
《拉贝日记》不同于抒情歌剧，由于厚重的历史、沉重的题材、悲剧的故事，需要在视觉上寻求一个对等的体量，体量对于表演者和观看者都能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力，他们进入空间便会从心理上产生一定的分量感，在有分量的空间里，再进入故事。

空间与故事

全剧空间分为两幕。第一幕，围合的城墙表现“围困之城”；第二幕，残破的城墙表现“受难之城”。通过两幕设计的强烈对比体现戏剧张力，再现南京大屠杀前后空间中呈现的截然不同的样貌。第一幕“围困之城”，三面围合的城墙分成三层。一方面希望歌剧的表演调度有更加丰富的视觉层次，另一方面也希望围合的墙体对于歌剧演员的声音反射有更好的效果。三层围合的城墙空间从低至高分别呈现

拉贝的书房、魏特琳所在的金陵女子学院、马吉任职的教堂，随着独唱、重唱或三重唱，这些空间有时是单个展现，有时是平行展现。不同高差的区域，创造了多层面的舞台空间，为导演调度创造更多的表现手段。围合城墙由左、中、右三个独立体块组成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体块产生不同的运动方式，不同的组合产生出不同的空间指代，如：安全区委员会、防空洞、安全区街道等。日本侵略军的表演空间局限在耐锈钢舞台框的区域，通过耐锈钢的血腥感，暗示人性里的恶。随着日本侵略军对南京城的持续轰炸以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发生，一个个独立的完整空间逐渐变成共处的残破大空间。第二幕“受难之城”以360度无死角的残破城墙群体雕塑般呈现。第二幕开场，所有受难的人分层次站立在残破城墙之上，人物融入其中成为雕塑的一部分。如仔细观看，能体会到所有故事的场景，不是一种背景画幕式的体现，而是人“存在其中”^③的空间，而空间也被有质感的舞台所呈现。

^③ 马丁·海德格尔著，陈嘉映、王庆节合译. 存在与时间 [M]. 上海：三联书店. 2008年，p.122.



空间与呈现

2017年3月初，编剧、作曲、导演、舞美设计一起参与剧本讨论工作，这种集体创作的工作方式给舞美设计提供了极大帮助。看着剧本一点点被搭建起来，设计者也逐渐构想出这部戏的空间需要怎样的质感。为此笔者收集了大量的南京城墙资料、1937年南京史料以及古希腊剧场资料，希望在整体空间上塑造出“史诗”的气质。如著名舞台美术家李名觉所说：“设计者不仅是创造一个美丽的物件，这个舞台必须为剧场艺术创造一个环境氛围，而且必须隐喻着表演的主题与内涵，提供演员、导演、服装设计和灯光设计更多创意激荡的空间。”^④在设计调研过程中，我们发现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，可以称作南京古代城垣发展史上的肇始阶段^⑤，历经六朝、隋唐、五代、宋元时期，再到14世纪中叶的明

代，南京城墙成为保护京师的重要防御工程^⑥，之后经历清代和民国时期的逐步修缮。《拉贝日记》以明代城墙的砖石作为舞台呈现的基本材质。由于明代城墙的修筑也分好几个时期，采用了块石、六朝墓砖、小城砖等材质，所以存在着“宽窄至不一律”^⑦的样貌。

为体现城墙的金汤之固，在设计调研期间还考察到砖石镶嵌时所使用的石灰混合浆，并把这些细节体现在舞台制作上。在史料的考证中，城砖有些为青泥烧制的砖，有些是高岭土烧制（俗称“白瓷砖”），所以在色彩处理上，我们使用了青灰色与白色镶嵌等处理手段。在城墙的下半部分我们更多地使用了稍大体量的条石，与上端小体量的砖体形成混砌墙。在局部地方，还采用了“包山墙”的体块结构，用山体岩石增添空间细节，并给演员提供表演支点。第二幕“受灾之城”中半环形的“哭墙”，

④ 马丁·海德格尔著，陈嘉映、王庆节合译. 存在与时间 [M]. 上海：三联书店. 2008年，p.122.

⑤ 杨国庆、王志高. 南京城墙志 [M]. 南京：凤凰出版传媒集团. 2008年，p.1.

⑥ 杨国庆、王志高. 南京城墙志 [M]. 南京：凤凰出版传媒集团. 2008年，p.158.

⑦ 杨国庆、王志高. 南京城墙志 [M]. 南京：凤凰出版传媒集团. 2008年，p.190.



流淌的水墨，在立体空间的基础上添加了绘画手段和墙体上杂草的细节体现，都增加了强烈的戏剧情绪。正如很多观众所说：“我们感觉到墙在哭泣！”在整体色彩体现上，我们选择了黑白灰色系，从视觉角度强化这段真实历史的纪录感。通过这些舞台呈现的手段，希望引导观众走入动态的舞台空间。

空间与动态

以质感表达氛围，以空间取代装饰，并让空间随着剧情产生动作性，是这次设计的出发点。空间是由它的动态、几何造型，以及它的氛围所塑造。^⑧从动态角度看，第一幕左中右三块城墙体，左右前后的移动，形成收缩的“防空洞”空间；分散运动后配合多媒体和灯光效果，形成城市街道，并在移动的动态过程中配合演员的表演，营造戏剧动态感。三块城墙体持续分散又形成开阔的“安全区街道”空间。第二幕360度转台顺时针移动，残破的墙体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假定空间环境：城市、医院、金陵女子学院等。随着城墙体空间的动态变化，舞台动作从一个区域流向另一个区域。这部歌剧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处理群众场面。上下、前后、左右的空间关系，都需要有动态的考量，否则几十位合唱

演员在平面性的舞台上会大大减弱戏剧张力。“舞台面分裂为不同高度就是为演员身体的移动设置障碍，从而也就增强了身体移动的表现力。”^⑨无论是第一幕三层空间，还是第二幕的分层次的阶梯，演员有了垂直的调度。足可见，“只有舞台有了高差，群众场面才能得以存在”。^⑩

201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设立的国家公祭日，首演当晚，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当这部歌剧与观众面对面、人与人面对面、人与表演面对面、人与重要议题面对面时，这种感动持续地拷问着当下的我们：历史给予我们的是什么？我们又从中学到了什么？正如歌剧《拉贝日记》的导演莫辛斯基所言：“歌剧是一种艺术性比较高的整体艺术样式，主题之一就是脱离物质世界而关注精神世界，并传达未来的愿景。这部歌剧并非仅仅展示在南京发生的这场暴行，而是通过这一暴行对人性进行拷问，并给出积极的回答。真正的艺术就是通过呼唤人性中的美好和爱意，让世界充满光明和温暖。歌剧《拉贝日记》所闪耀的大爱精神和人性光辉正是如此，体现了艺术的真正旨归，具有超越民族和国界的普遍意义。”^⑪

^⑧ Pamela Howard. What is Scenography? Routledge. London and New York. 2009. P.1.

^⑨ 胡妙胜. 阅读空间——舞台设计美学[M]. 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2年，p.72.

^⑩ 胡妙胜. 阅读空间——舞台设计美学[M]. 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2年，p.73.